

## 没见上父母最后一面成终身遗憾

### ——抗日老战士林兆满深情讲述当年抗战故事

敬礼抗战老兵

#### 1 14岁时怀着仇恨参加游击队

我的家乡是中山县。1942年,石岐学宫即现在的市人民医院,驻扎有日本兵。我们每次经过必须立正,对他们恭恭敬敬鞠三个躬,遇到日本鬼子不开心,常被拳打脚踢。有一次,我经过学宫,没见到鬼子兵就没鞠躬,不料鬼子突然出现,把枪架在我脖子上,我动都不敢动。还有一次,我在学宫附近的华佗庙车站,被鬼子抓去捡马粪,收拾完再拉到柏山倒掉。于是,我心里总是愤愤不平,也萌生了参加部队打鬼子的念头。

我常听老百姓说五桂山的游击队是很好的部队。有一天,我扮成打柴的少年,进入到五桂山长江石塘游击队驻扎地,蹑起脚偷看部队出操。当时国民党、“大天二”、共产党都有部队,走哪条路才正确呢?我年纪太小把握不定,便跑去问舅舅,舅舅也没有给我明确的指引。第二天,我照常到牛起湾去上学,中午放学没回家吃饭,独自跑到荔枝园,用棍子画了一个十字路口,这应该是我在人生中面临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终的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最后,我决定到长江参加游击队。

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在1942年4月参加了革命,当时只有14岁。

#### 2 刚入伍就碰上了鬼子来扫荡

我们先在五桂山长江桥头村集结队训练了3个月,再到“孔雀队”。集结队长是甘生,长江人,副队长欧汉廖。“孔雀队”大概有50多人,队长是卢四根,小槐人,副队长是林辉,张溪人。在集结队3个月,练习军事、打枪,调入“孔雀队”后编入了小鬼班,这个班有十五六人。后来我就一直在“孔雀队”,打了好多次仗。

当晚,我品尝了部队的第一个晚餐:一盘丝瓜汤外加一盘番薯,大家一起吃;经历了第一次作息,躺在一张龛台上,一直辗转难以入眠。大概在晚上10时,突然听到“嘟嘟嘟嘟”一阵短促的哨音——鬼子来扫荡!部队立刻组织撤退,我跟着部队一直退到崧埔的一棵大榕树下藏了起来。我想伸出头看看,被战友猛压低头,头触到了地上的泥沙。日本兵一路穷追不舍,追到崧埔,战斗打了半个小时左右。12时许,集结队退回到了桥头。后来,队长甘生说,我们没有伤亡,日本兵伤2个。



老战士林兆满讲述抗战故事。黄春华摄

#### 3 参加部队后没见上父母一面

部队的的生活十分艰苦。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无药医,没有工资发。吃得很差,经常吃杂粮加一些冬瓜蔬菜之类,要打仗才能吃半斤米,平时很难吃上一餐饱饭。穿得很差,不管天气多冷只有一套衣服,衣服实在脏了就洗一洗,八成干了重新穿上。没有鞋穿,发一个鞋底,外加几个

布条和针线,自己缝。没有喝过一次热开水,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个个长虱子,生痲痢,起脓包,传染很厉害,有时大家还互相以虱子取乐,部队处处展现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没有让家里人知道我参加了游击队。我那条村的伪乡长姓王,很坏,如果被他们知道

我参加游击队,一定会抓我家人,烧我屋子。解放后他被政府抓起来枪毙了。由于我是偷跑出来参军的,没人知道我到了部队。我也一直没回家,1946年的一个晚上,我才去了紫马岭的表弟家了解家里情况。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父母已经去世。这也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 4 合水口战役打伤几个日本兵

我参加过多次战斗,其中一次是在合水口与日军打的,战役很紧张。那天,天刚亮,警戒人员突然发现有一股敌人登上我们营地正对面的那座山。部队领导立刻命令我们4个“小鬼”冲上山顶,抢占制高点。我们立即行动,拼命冲上去占据了制高点,这时仅与敌人相距20

来米,幸亏动作快,慢1分钟整个部队就可能遭遇不测。有五六十个日本兵已经冲了上来,我们4人齐用步枪防御,鬼子上来一次,就被我们打退一次。突然间,听到“啾”的一声,鬼子分兵爬上右侧的一座山(即灯笼坑山)向我们的队伍扔炸弹,一共扔了3颗炸弹,都没有炸到我

#### 5 激战3天3夜赶跑沙井伪军

1945年4月的一天,根据上级部署,我们撤往东江宝安县。清晨4点左右,我们在崖口乘坐5艘渔民的帆船出发,我在最后一艘。

部队一出珠江口,前头的珠江纵队海上游击队的一艘船就与日本兵交上火,“大天二”也有参与,他们用的都是“电扒”。足足打了半个小时,当我们的船赶到时,日本兵已经被打退,我们没有跟日本兵交上手。

部队在宝安打了沙井、新桥、黄松岗等几场战斗。打沙井时,敌人是一支叫陈培的伪军,他们人多武器好,还有海上交通和作战工具:电扒。敌人的炮楼有三个,圆形实心,用枪打不进,用炸药爆破不了。敌人把守的村里有许多

巷子,用蚝壳砌的墙。屋顶与屋顶之间搭了桥,很齐整,从屋顶可以从村头走到村尾。农民的屋子也是连着的,从一间屋可以到另一间屋。但是上炮楼一定要用梯子。这种怪异的建筑,造成敌人易守我方难攻,我们的部队在村子里如果走错巷子就很危险,敌人可以从炮楼或屋顶往下扫射。

沙井战斗开始前,我们已经在个荔枝园住了几天,除了研究作战方案,还坚持训练。在当地找到一门迫击炮,但没有炮弹,部队就派人回崖口挖来了以前埋藏起来的5颗迫击炮弹,但由于埋在地下时间太长,炮弹受潮,打不着。在当地还找到了一条清朝留下来的炮,这支炮

很重,炮弹像篮球一样大。战斗开始后,这支土炮被六七十个村民帮忙抬上敌人村子正对的山上,打了第一发炮弹,就打断了村里一个祠堂的柱子,但由于后助力太大,土炮滚下了山,又请村民帮忙重新抬上山顶。一共打了三颗,中了一颗。后来我们在箭上涂上易燃品后,射到炮楼顶,引燃了其中一个炮楼。

经过3天3夜的激战,最终把陈培伪军打跑了,没抓到陈培,俘虏了一部分士兵,其余的出海乘“电扒”逃跑了。

沙井战斗结束后,开始打新桥,新桥驻有日本兵,最终我们把他们打退了。接着打黄松岗,此战,我们牺牲了5名同志。

#### 【人物档案】

林兆满,1927年4月出生于中山下岐,1942年4月参加革命,先后在中山抗日义勇大队、珠江纵队参与抗战,并曾参加解放番禺、广州、容奇等地的战斗,1950年调回中山,历任中山独立团排长、珠江地委公安处排长、中山县公安局刑侦股警长兼派出所副所长等职。90年代离休。

#### 中山英雄谱



#### 机智的女英雄方群英

方群英原名方秀英,1914年出生在南朗镇田边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由于生活所迫,她的父亲和兄长很早到海外谋生,母亲在她12岁时去世,留下她和弟弟相依为命。当时村里恶霸当道,不准方姓的孩子进学校读书,她深为不满,最终在邻居的帮助下才进入学校。她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学习勤奋,成绩优异。

1937年10月,方群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委任为四区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她挑选了10多个人组成救护队,一起学习医药救护知识,平时就为群众治病,注射防疫针,日军的飞机来轰炸时,就立即抢救被炸伤的士兵和群众。

1939年,党组织在沙头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方群英被调到那里做交通员传递情报。有一次,她携带几十本抗日宣传资料,在船上突然遇到土匪,土匪盘问她带的是什么。她沉着地说:“是唱戏的书。”土匪不信,动手拆包,情况十分危急。她冷静地主动拆开一包,将其中一本交给土匪。土匪仔细翻看了一下,真的是唱本,就放她走了。原来,这是方群英事先准备好用来应付盘查的,这时果然派上了用场。由于她的机智,这个秘密联络站从没有出过问题。

1942年,日军对抗日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一批伤员急需止血和消毒药品,方群英自告奋勇划艇出去购买。当天风急雨大,她顾不上恶劣的天气和受伤的左手,奋力划动小艇,迅速买了药又迅速返回,参与抢救伤员。在抢救过程中,方群英见到一位伤员被敌人的弹片打入眉心,伤势严重,认为必须立即手术取出弹片。她和医疗队马上在床板上铺上棉被当手术床,用几支手电筒当作无影灯,由方群英主刀。她大胆操作,很快就把弹片拔出,手术取得了成功,医疗队又为游击区立了一功。

#### 中山抗战遗址

#### 抗战初期崖口乡警队队部遗址

抗战初期崖口乡警队队部遗址位于南朗镇崖口村东堡立泉谭祠内。该祠堂已拆毁改建,原址位于现南朗镇崖口粮食加工厂旁。1938年底至1940年6月,该址为中共崖口支部所掌握的崖口乡警队队部。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山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制定了发展三种类型武装的工作计划:一是由党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武装,这是全县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二是用国民党和其他统战关系建立的武装力量,仍用原番号,实际上由中共组织掌握领导权,以推动其抗日;三是在中共组织和进步青年的推动下,广泛建立乡村自卫武装以维持治安,保护人民。时任四区组织委员的谭桂明认真贯彻县委的发展武装计划,在崖口各堡组织更夫队的基础上,组建崖口乡警队。1939年夏,日军先后两次武力侵犯中山横门,谭桂明以中共中山县第四区区委书记、武装集结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在县委领导下,率领武装集结队开赴横门前线白米山一带,配合国民党中山县守备队抗击日军。两次横门保卫战均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山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1940年3月6日,日军从拱北、



当年的队部遗址,现已改变成厂房。

唐家、金钟、叠石等地分路大举入侵中山,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当局和军队不战而退,谭桂明与崖口党支部率领乡警队在崖口村附近公路上英勇阻击进犯日军。中山沦陷后,为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县委指示,谭桂明带领部分乡警队员转移到中山九区(今东风至三角民众一带),与长洲乡警队、驻九区的欧初领导的游击小队汇合,成立党领导下的中山抗日游击中队,谭桂明任党代表。

#### 中山抗战重要战役

#### 粉碎日、伪“十路围攻”

1944年1月31日,日、伪军出动8000多兵力从石岐、南朗、翠亨、三乡、翠微等地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发起“十路围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以“全面牵制,击敌要害,攻其一路,动摇敌阵”的作战方针应对,部署逸仙队、义勇大队及民兵共700多兵力投入战斗,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

30日晚,负责主攻的逸仙队布防于大帽山左前方制高点,友军钟汉明部布防于大帽山右侧的制高点,义勇大队则埋伏在石莹桥华光庙一带至大帽山之间形成的伏击圈,扼守从牛爬石进入石莹桥的必经之路。31日晨,钟汉明部见经牛爬石进入石莹桥一路日军有近千人,在日军尚未进入伏击圈时慌忙放了几枪即撤退,过早暴露了目标。日军立即向指挥部的伏击部队发起冲锋。伏击部队当即集中火力射击日军,民兵则从两侧将其包围。敌前后发起两次冲锋,均被击退。双方战斗至下午,日军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遭到杀伤,便无心恋战,抬着10多具尸体撤退。其余各路进犯的日伪军,也被义勇大队各游击小组及刘震球民兵集结队、长江区队等武工队和民兵运用麻雀战术,声东击西,到处袭扰所牵制。



抗日义勇大队缴获日军的部分武器。

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还挖断公路,烧毁桥梁,切断电话线,使各路日伪军无法联络。从南朗进犯五桂山区的一路日军100余人,伪军800多人,仅到了合水口就被刘震球民兵集结队牵制,连续3天不能前进。进犯长江的一路敌人,原计划当天要在长江驻扎,由于受到长江民兵伏击袭扰,亦无法进入目的地,天未黑就撤回南朗据点。其他几路进犯五桂山区的日伪军,在游击队和民兵的袭扰下,也不敢行动。就这样,日伪军筹备了一个多月的合围计划,仅5天就被人民抗日武装和民兵的游击战术打败了。